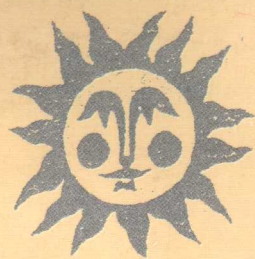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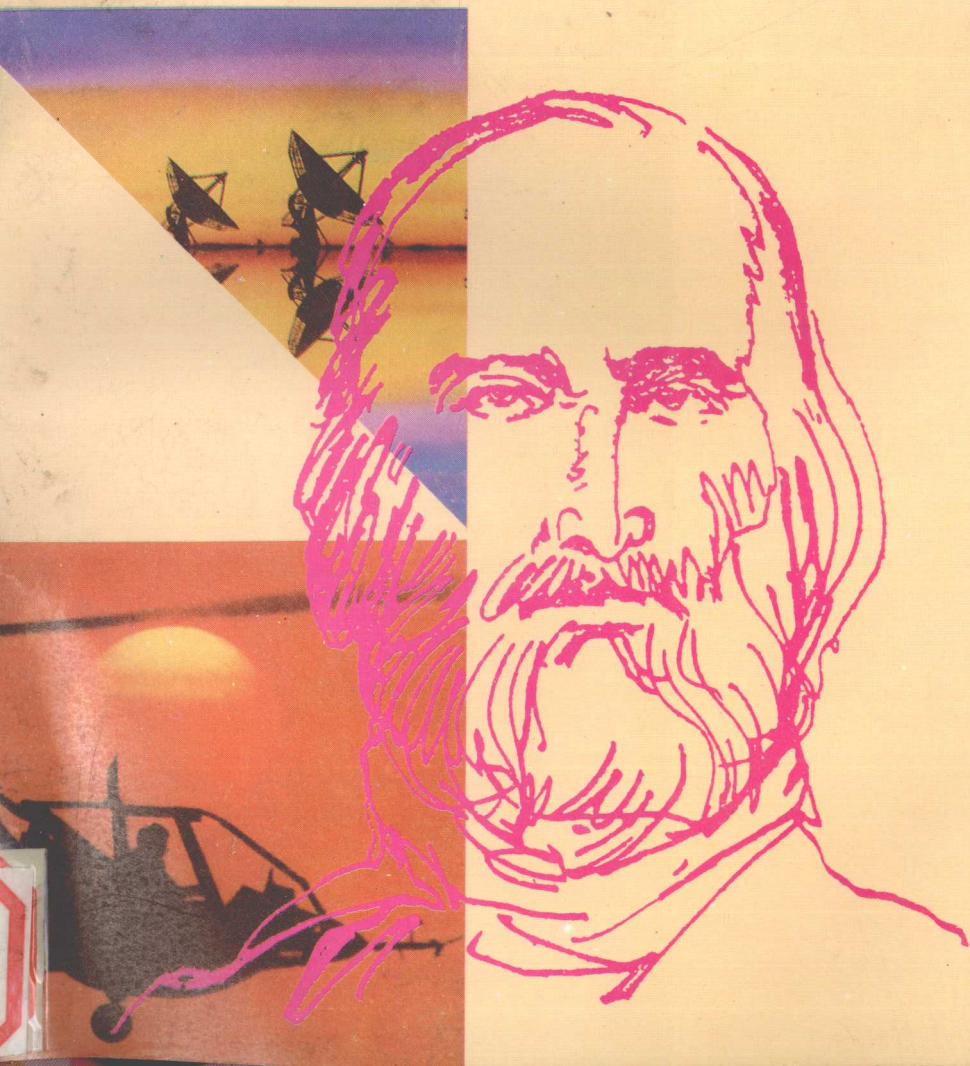
外国名家传记故事丛书

军事家



蒋京宁 高贤君 编著
晨光出版社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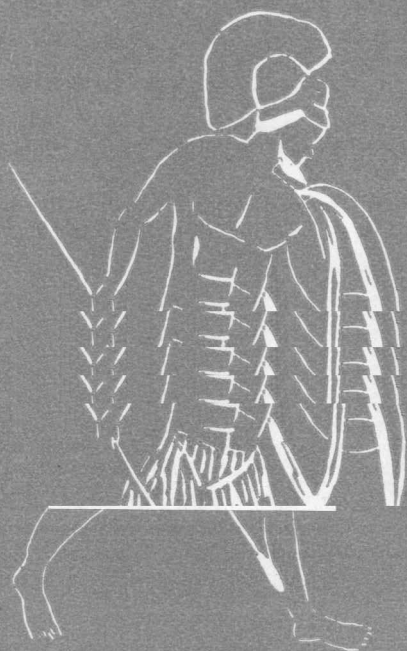
外国名家传记故事丛书

军事家

下

蒋京宁 高贤君 编著

晨光出版社





目 录

弗里德里希二世	1
苏沃洛夫	29
华盛顿	61
库图佐夫	90
纳尔逊	119
拿破仑	148
克劳塞维茨	179
玻利瓦尔	210
毛奇	239
加里波第	263

弗里德里希二世

在战斗未见最后分
晓之前，决不可放弃努
力。

——弗里德里希三世



色彩阴郁的童年

公元1712年1月24日，对于刚升格为王族的普鲁士霍亨索伦家族来说，是一个喜庆的日子，已经年迈体衰的老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终于盼来了孙子的诞生。他曾有过两个孙子，可都死在摇篮中。老王失望伤心之余，便开始热切而执拗地盼望再有一个孙子，也许正是这个强烈的愿望，支撑着他一天天苟延残喘。

儿孙，对于帝王之家来说，不仅

仅是姓氏和血统的延续，而且是权力和统治的延续，是整个家族的荣华富贵甚至生命的保证。没有继承人，王位将被别的显赫家族占去，家业也将落入外人之手。想到这种前景，老国王真是死不瞑目。

这份家业可是他呕心沥血、出生入死才挣得的！十多年前，他还只是勃兰登堡——普鲁士侯国的君主，像他这样的侯爷，神圣罗马帝国有好几百个。后来全靠他鞍前马后为帝国皇帝效劳，在西班牙王位战中舍生忘死，立下汗马功劳，才蒙皇帝的恩典，于1701年被封为普鲁士国王，他的侯国也随之升格为王国。他虽然有儿子威廉继承王位，可帝王总要比常人看得长远些，不见到孙子总归放不下心。如今一声宏亮的男婴啼哭，驱散了老王心头的阴云，他笑逐颜开，立即表示要把自己的名字“弗里德里希”传给这个孙子，一方面希望他继承自己的事业，另一方面想用帝王的威名镇住不怀好意的魔鬼邪神，以免这个孙子再成为它们的牺牲品。

一周后，普鲁士首都柏林城的大小教堂钟声齐鸣，王室上下皆大欢喜，老国王身着冠冕和礼服，庄严地正式为孙子命名“弗里德里希”。

得孙的喜悦使老王衰弱的身子又支撑了一年，1713年，老弗里德里希望着榻前抱在保姆手中的健康活泼的小弗里德里希，含笑闭目长逝。他相信他的名字已发生效力，小孙子将不会再落入地狱的魔鬼之手。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小孙子仍然难逃人间魔王的折磨。这个魔王就是他的儿子、小弗里德里希的生身父亲、普鲁士王国的第二代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

这位威廉国王是位非常奇特的人物，他身高两米，虎背熊腰，秉性暴烈，宛若天上的凶神下凡。他最热衷的两件事，一是扩充、训练军队，一是揍人。其他大如经济、宗教、文化、外交，小如吃饭穿衣游玩，他一概毫无兴趣，而且舍不得多花一个

子儿。他的外交使臣以寒酸齷齪驰名欧洲。王子、王妃、公主的饮食烹调拙劣、饭菜简单菲薄，几乎食不果腹。他的节俭已到了吝啬的地步，以致人们在背后叫他“乞丐国王”。

威廉把节省的每一个子儿都用在军事上。他明白他继承的这个新王国是个家底薄弱的小国，被人家比作“铁罐堆中的一只陶罐”，随时可能被别国挤破。要保住这份家业，唯一的手段是强化军队。他孜孜不倦的努力终于有了成果，他在位的27年中，普鲁士军队从四万人增加到八万多人，而且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欧洲各大国的君主虽然瞧不起这个穷酸的国王，但谁也不敢小觑他的两只铁拳。

但威廉的治军热情走入了魔道，他竟不惜巨资，不遗余力地收集起巨人来，企图编成一支巨人军。他派人到欧洲各地甚至远至亚洲去招募身高两米左右的巨人，普鲁士驻伦敦大使为他物色到一个近二米二的爱尔兰人，他付给这个大块头的佣金，竟然是大使薪俸的好几倍。威廉国王天天训练和检阅他的巨人军，奇怪的是他却很少用他们去打仗。这也许正像一个守财奴喜欢天天数他的金币却舍不得用一样。这位一生积极扩军备战的国王，到头来竟成了当时少数几个爱好和平的君主之一。

威廉把战斗的热情都用在了自己的臣民尤其是自己的家人身上。这位国王在外行走，犹如兽槛里放了一只猛虎出来，不管碰见什么人，只要他看不顺眼，便是一顿臭骂甚至拳脚交加。对家里人，他就更没有克制了，受害最深的便是他的长子小弗里德里希。

王子天性里也不是没有祖父和父亲那种对权力、尊荣和军事活动的热情，相反地，如我们后面将会看到的，这种热情甚至更为强烈。但王子这时候还小，他表现出来的主要是受母亲熏陶而养成的对文学艺术的热爱和陶醉。王后索菲·德罗蒂亚是英国国王乔治二世的妹妹，性情娴雅，喜好读书，对文学和音乐都有兴

趣。那时，欧洲王室崇尚法国文化，都以讲法语为荣。王后为儿子挑选的教师多是法国人，王子耳濡目染，自然对法国文学和社交入了迷。王子听觉敏锐，喜欢吹笛，后宫庭园里经常缭绕着他悠扬的笛声。

这一切都叫威廉国王生气。他对儿子的期待是，像他那样喜好操练军队和打猎，闲下来就斗斗牌、抽抽烟斗。他认为，这才像个男子汉。可儿子对他那一套偏偏不感兴趣，而且屡教不改，国王便动用棍棒和拳脚，以使儿子回到“正路”上来。他折断了儿子的笛子，把法文书扔到窗外去，拳打脚踢、抓扯头发更是家常便饭，甚至把菜盆往儿子头上砸去，只准他吃面包喝清水或强迫他吞下脏物。有一次，威廉把儿子打倒在地，揪着头发一直拖到窗前，要不是王子拼命挣扎和王后的营救，他就被疯狂的父亲用窗幔上的绳索勒死了。王子的姐姐威尔海米娜公主同弟弟感情很好，经常袒护弟弟，所以也经常遭到父亲的辱骂和责打。

小弗里德里希便在这地狱般的日子里渐渐长大，心里滋生着对凶神父亲的反感和仇恨。威廉也对儿子日益失望和厌恶。这种情况发展下去，父子之间终于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冲突。

入狱与出狱

弗里德里希快18岁时，威廉决定为他娶妻，心想给他套上家庭责任的笼头，也许会让他“改邪归正”。他为长子选择的未婚妻是奥地利女皇的侄女伊丽莎白·克里斯蒂娜。这一选择令弗里德里希大为失望。原来他母亲早就为他和姐姐威尔海米娜计划好了美满的双重婚约：弗里德里希娶英国公主，威尔海米娜则许配给英国王储。王后经常对侄儿侄女的称赞使姐弟俩心里早已倾慕远在美国的表兄妹。在年轻王子心目中，表妹是个又美丽又温柔的

小仙女，而克利斯蒂娜呢，听别人说，无论相貌和德行都不敢恭维。弗里德里希决心抗命。他清楚知道以父王的专横和凶暴，决不容他自作主张，要想躲避这桩婚事，只有逃跑。

他和密友凯特上尉商议好了逃亡路线并私下订制了便装。谁知事机不密，被国王的手下人发觉，就在他们快抵达边境时，被追捕的人抓获。国王下令将逃亡者关进库斯特林监狱，并送交军事法庭审判。王储在军队里也是军官，按照普鲁士军队的条例，军官私逃将被判处极刑。极其看重军纪和军人荣誉的威廉国王，对弗里德里希的出逃大为震怒，觉得儿子使他蒙受了羞辱，准备狠心杀死长子，改立次子奥古斯特为王储。

由于王后和大臣们的营救，弗里德里希暂时保住了项上的人头，但他的密友凯特却被立即处决。凶狠的国王为了“撕碎儿子的心，从而医治他的精神”，下令将凯特押到弗里德里希的囚窗下执行死刑。王子眼见到好友的头颅被刽子手砍落，心中悲痛欲绝，昏倒在囚窗的地上。

王子的心确实被撕碎了，他从此变了个人：阴郁、沉默，经常处于一种神经质的恐惧之中。的确，王子的生命危险仍没有解除，国王还没有答应宽恕他，他仍是一个缓期待决的死囚。这一事件惊动了欧洲王室，荷兰、瑞典、波兰等国国王都出来说情，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亲笔写信为王子求饶，威廉才终于答应赦免儿子死罪，改为长期监禁，废掉他王储的打算也暂时搁置起来。

免除了死亡的威胁之后，王子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开始觉得监狱生活也自有它的可取之处。在这里他可以随意阅读法国文学作品而不担心挨踢，可以吹笛自娱而不受干涉，甚至狱卒还聚过来欣赏他的演奏，饮食也比王宫里丰盛而干净。监禁生活多的是时间，读书吹笛之余，他也开始思考自己的前途和未来。他毕竟是普鲁士王国的储君，血管里流的是帝王的血液，苦难和年岁

的增长使他洞悉世情，心肠变硬，理智成熟，安邦治国的雄心开始冷静地勃发。

弗里德里希明白，如果不向父王屈服，很可能被褫夺王位继承权，那时一切雄心壮志都将化作泡影。他决定克制自己，曲意逢迎父亲的意旨，以保住王储的地位。他给父亲写了一封“富于感情”的家信，在信中请求“最最宽厚的国王和最慈爱的父亲恕罪”，还表示对父王安排的婚事完全顺从。

威廉接到儿子的悔过书，喜出望外，立即动身到监狱来探视。弗里德里希恭顺地伏跪在地，捧吻了父王的脚，再次请求父王宽恕。浪子回头，做父亲的自然欢喜。威廉下令释放儿子出狱，让他回宫居住。弗里德里希这时已快满21岁，在监狱里度过了整整两年铁窗生涯。王储坐牢，这在当时欧洲各国大概是绝无仅有的事。

这以后不久，威廉便着手给儿子完婚。弗里德里希顺从地接受了父王给他选择的妻子，他以一个普鲁士军人和野心家的近乎自虐的冷酷，扼杀了自己的感情。爱情从此在他心中死灭，他终生对妻子冷淡，甚至对所有女性怀着一种阴沉的敌意。

他开始经常出入军营，指点操练，并不时到各地巡视，监督税收，考查边防。这一半是为了同父王和解，一半是出于自己的意愿。王储的表现使威廉国王深感欣慰，为了表示嘉奖和鼓励，他准许王储和王妃到波茨坦的莱茵斯贝格宫单独居住。

一脱离父王的视线，弗里德里希被压抑的对文学艺术的热情又死灰复燃了。不过这次他干得比较谨慎和聪明，一方面他邀请一帮文学艺术界的朋友到莱茵斯贝格宫来吃喝玩乐，谈论文学、音乐和建筑，并作诗互相酬答。同时对于军政事务也不懈怠，经常外出办公。在他那帮文友看来，他这是敷衍国王。他们完全想不到他其实是以同样的热情从事那些军政活动的，他因此而获得的出色才能就是他最亲密的文友也不知道。

弗里德里希自小受的教育完全是法国式的，自然对当时法国文化的代表人物伏尔泰不胜景仰，他以一个崇拜者的口气给这位大文豪写信，赞美他的种种至理名言和非凡文采。伏尔泰的回信充满优美谦和的词语，令这位王储非常高兴，从此两人便通起信来。然后，便是交换诗稿和礼物。伏尔泰对普鲁士王储的诗文大加赞赏，俨然把他当作拉辛一样的大作家。亲自为他修改润色《反对权术主义》的文稿，并帮助出版，预言他将成为欧洲未来的开明君主。

大文豪的称赞和期待使弗里德里希有些飘飘然了，他真以为自己的诗文有多了不起哩。其实他作为日耳曼人，用异邦的语言写作，即使具有第一流的诗才，也决难达到很高的成就，何况他这方面的天赋本就平庸。伏尔泰的谄誉为他们以后的友谊种下了危机。

威廉国王对王储背地里的这些越轨举动也渐渐有所耳闻，常常为此感到失望和恼怒，但他已经力不从心。因为，他庞大的躯体内部已开始朽坏，他的寿限到了。1740年夏，威廉一世在最后一次检阅他的巨人军后，便一命归天了，这时他刚过50岁。28岁的弗里德里希继位为普鲁士第三代国王，号称弗里德里希二世。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弗里德里希登上王座，他的那帮酒肉朋友大为高兴，以为升官发财、宴饮享乐的机会来了。谁知这位新国王板下脸对他们说：“那些傻事情以后不可再干了。”他们深感失望而又大为迷惑，不知他们熟悉的热衷诗文和宴乐的恩主，何以突然间变了个

人。这并非弗里德里希有意愚弄他们，实在是这位国王多历磨难和挫折，性格变得复杂深沉，而他们自己耽于游乐，观察力迟钝的缘故。他们现在所看到的崇尚节俭、秩序和武功，对政事勤勉不懈，才是这位国王最本质的东西。父子二人同出一辙，所不同的是，弗里德里希比父亲威廉更具野心和实干精神。

威廉给儿子留下一支八万多人的精锐陆军，这是柄寒光闪闪的利剑。威廉在世时只是翻来覆去地欣赏，连声赞叹：好剑！好剑！弗里德里希的风格迥然不同，他接过利剑，二话不说，便照着早已觑准的地方猛地一剑砍下。这块地方就是奥地利的西里西亚。

弗里德里希即位后不久，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逝世，这位皇帝是弗里德里希的救命恩人。当弗里德里希被监禁的时候，他曾经写信营救过这位王储。由日耳曼民族在公元九世纪建立的神圣罗马帝国，这时已经分崩离折，但皇帝的名义还保留着，由七大王、侯国的君主推选，这些君主称为“选帝侯”，他们的国家称为“选侯国”。多年以来，皇帝的宝座主要给统治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占了去，查理六世就是由奥地利国王推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这位国王兼皇帝没有儿子，因此特地在生前立下国本诏书，让女儿马丽亚·特蕾西亚继承奥地利王位。查理六世死前满意地看到他曾经救过的弗里德里希登上普鲁士王位，心想他一定会感恩图报，保护自己的女儿不受别人欺负。他万万没有想到，首先来欺负他女儿的便是这位普鲁士新国王。

西里西亚是奥地利的一个富庶省份，盛产亚麻和棉花，是发展纺织工业的宝地。西里西亚历史上属于波兰，后来普鲁士插手分享了一些利益。一个多世纪前，奥地利逼迫普鲁士退出，自己独占了这块地方。弗里德里希就以这个历史纠纷为理由，从奥地利手里抢夺西里西亚。

这位标榜“反对权术主义”的普鲁士新王，一面去信向奥地

利女王表示祝贺和支持，一面调兵遣将准备动手。女王和大臣们得到有关弗里德里希居心叵测的报告，都不相信这位以讲求名誉和善举著名的新国王会有不利于奥国的举动，他们回答说：“我们不会相信，我们也不能相信。”

1740年12月，弗里德里希亲自率领普鲁士军队，向西里西亚发起突然袭击。普军长驱直入，兵力薄弱而又毫无防范的奥地利守军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普军很快便攻占了西里西亚全境，并于新年的元月底班师回柏林。

这次入侵实在够不上称作战争，只能算是一场稍微真实些的军事演习而已。但弗里德里希却据此对自己的将才评价颇高，因此当奥地利军队得到匈牙利援军的支持，企图夺回西里西亚时，他便满怀信心地又一次率军出征。4月10日，两军在莫尔维茨发生激战。面对着战场上的骚动、混乱和屠杀，第一次参加大战的弗里德里希产生了无法克制的恐惧，他方寸大乱，对战场形势完全失去了判断，竟听从近侍的劝告，骑马逃之夭夭。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普军并未因统帅的逃跑而崩溃，他们在身上两处负伤的老将施威林的率领下，同奥匈联军顽强奋战了一天，终于击溃敌军，获得歼敌八千的大胜。

当胜利的消息传来时，弗里德里希正躲在后方的一座磨坊里。这时他已恢复了理智，不禁对自己的怯懦行为深感羞耻和痛心。他暗暗发誓要在以后的战斗中洗刷这一耻辱，并由此得出一个教训：在战斗未见最后分晓之前，决不可放弃努力。这句话成了他终生遵循的座右铭，也是他得以在历代名将中占据一席地位的名句。

莫尔维茨战役的胜利成了进攻的信号。法国、巴伐利亚、萨克森眼红普鲁士的成功，都急起效法，企图瓜分奥地利王国。弗里德里希乘胜挥师南下，进犯莫拉维亚。法军和巴伐利亚军侵入波希米亚，与萨克森军会合后，一举攻占布拉格。1742年4月，

巴伐利亚选侯卡尔·阿尔伯特被同僚推举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卡尔七世。

弗里德里希挑起欧洲战争可不是为了让别人捡便宜的，他不愿牺牲奥地利来加强法国，于是向奥地利提议和谈。特蕾西亚女王正对这个全部灾难的罪魁祸首恨之入骨，马上一口拒绝。1742年5月，奥、普两军再次在布拉格以南的乔图西茨进行决战。弗里德里希在沼泽地上设置了一个口袋形的包围圈等奥军来钻，奥军统帅是女王的丈夫弗兰茨·施特凡大公爵的幼弟查理。他年轻气盛，又无经验，居然就冒冒失失地钻进来，中了埋伏。两军激战了三小时，弗里德里希决心洗刷上次逃跑的耻辱，身先士卒，奋勇作战，极大地鼓舞了普军将士。结果奥军又遭大败，伤亡达六千余人。

这次战斗，弗里德里希自始至终保持了勇气和顽强奋发的精神。而且战后也能冷静客观地估价自己的作用，认为这次取胜主要不是由于他的谋略，而是靠普军士兵的英勇顽强，再有就是敌军统帅的平庸无能。这位国王不是一位天才的军事家，但却是一位最勤勉认真的学习者，知错必改，改必彻底。这就是他日后成为杰出统帅的途径。

乔图西茨战役的失败使奥地利君臣冷静下来，他们不再意气用事，同意举行和谈。双方于1742年6月11日在布雷斯劳达成协议：奥地利承认普鲁士对西里西亚的占领，普鲁士则退出反奥同盟。弗里德里希终于从政治上巩固和确立了自己的胜利。经过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普鲁士的国土扩大了三分之一，人口和经济收入也增加不少，一跃而成为英、法、俄、奥之后的欧洲第五强国。

签订布雷斯劳条约后，奥地利腾出手来全力对付法国及其盟友，将法军赶出波希米亚，并于当年冬季迫使法军狼狈不堪地撤回本土。巴伐利亚军也在奥军的打击下节节败退，国内贵族为了

缓和同奥地利的关系，便将卡尔七世驱逐出境，让他独个去做他的皇帝梦。

奥地利好容易站稳了脚跟，痛定思痛，自然对弗里德里希又忿忿不平。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它努力争取盟友，先后与英国、萨克森和撒丁缔结了盟约。弗里德里希觉出来势不善，也拉拢巴伐利亚、黑森、普法尔茨侯国和法国，与它们缔结了同盟。弗里德里希想想还是不放心，决定先发制人，攻占奥地利管辖的波希米亚，进一步削弱奥地利。

1744年8月，弗里德里希背信弃义地撕毁布雷斯劳条约，率领八万大军突然攻入萨克森侯国，这个弱小的侯国无力抵抗，不得不让普军借道开往波希米亚。普军长驱直入，几乎未受什么阻截，就进抵布拉格城下，并顺利占领了这个波希米亚的首府，继而向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挺进。

这时候，弗里德里希开始遇到麻烦了。不甘屈服的波希米亚人民奋起反抗，掩埋粮食，逃入森林，组织游击队不断袭扰普军；同时奥军又切断了来自西里西亚的补给线，未受损伤的萨克森军也集结起来，在普军后方伺机而动。弗里德里希这时已有相当的军事经验，他立即明白自己犯了错误，果断地下令撤退，避免了一次严重的失败。他事后自己说：没有一个带兵的能犯比这更大的错误了。

这次失利也给了他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他开始注意研究更高层次的军事问题——战略战术。这一年冬天他得益不少，因为他是一个聪明而极其勤勉的学生，一旦明白他缺少什么，便会全力以赴地去补救。

第二年，弗里德里希卷土重来。5月，在西里西亚的霍亨弗里德堡，他以一次准备周密而果断迅速的行动，一举击败奥地利军队；9月，在索尔再次击溃奥军；12月中旬，又在德累斯顿附近击溃萨克森军。这时，法军也在尼德兰取得胜利。弗里德里希

看看已达到打击和削弱奥地利的目的，便见好就收，单方面与奥地利缔结了德累斯顿和约，又一次出卖了他的盟友法国。根据和约，奥地利最后确认普鲁士对西里西亚的所有权，普鲁士则承认特蕾西亚女王的丈夫弗兰茨·施特凡大公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倒霉的萨克森不但一无所获，还要向普鲁士交纳大量战争赔款。

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虽然结束了，但欧洲大陆的战火一直延烧到1748年才最后熄灭。饱受蹂躏的各国人民终于盼来了和平，可以稍稍喘口气了。由弗里德里希挑起的这场战争前后持续了八年，欧洲列强大多卷入了这场混战，最后捞到好处的只有弗里德里希自己，他使普鲁士从一个名义上的王国实际上的侯国，跃升为能与法、奥诸强分庭抗礼的强国。普鲁士人民把他当成了英雄，当他凯旋回国时，柏林市民成群结队出来欢迎他，墙壁上到处写着：“弗里德里希大王万岁”！这是普鲁士人首次对他冠以“大王”的称号。

在国际上，弗里德里希的名声可就不那么好听了。大家承认他是一个能干的统帅和机敏的外交家，但对他的不讲道德、背信弃义、贪狠奸诈则交相诋毁。奥地利仇恨他是不消说了，他的盟友法国由于几次被他出卖，也对他深恶痛绝，这就是法国后来参加反普同盟的主要原因。

积极扩军备战

弗里德里希十分清楚邻国对他所抱的怨恨和敌意，知道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普鲁土地处平原，又为各国所包围，无险可守，要保障国家的安全，必须有一支强大而机动的陆军。因此，他利用德累斯顿条约争取到的和平时间，全力扩充、改进和训练军队。

要扩充军队首先需要钱。为此他鼓励保护商业，开凿运河，疏通河道，设立银行，创立科学院，推动农业技术改良。总之，大力发展生产，增加国库收入，同时厉行节约，紧缩王室和政府的各项开支，以获取尽可能多的经费，用于扩充和改编军队。他把陆军的人数从10万增加到15万，对于只有三百万人口的普鲁士王国来说，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军费开支也高得惊人，竟占到国家收入的五分之四。

部队的军官全由崇尚武功的容克贵族骑士组成，他培养他们的忠诚服从精神和军人荣誉感，并通过他们和严厉的军法控制整个军队。他对军队的训练异常严格，简直到了非人所能忍受的地步，但他以身作则，从不逃避艰苦，因而也就大大减少了士兵的怨言。他极力要使军队具有铁的纪律和高度机动的能力。他训练的骑兵能保持整齐的队形长距离奔驰，能在冲锋后迅速重新编队。他着重训练步、骑、炮兵的协同作战能力，还首创了骑炮兵，让骑兵装备轻型火炮，这样既达到高度机动而又保持了火力。弗里德里希训练出来的普鲁士军队，是欧洲效率最高的军队，恩格斯评价说，他建立的骑兵在当时是“历史上无与伦比的骑兵”。

弗里德里希还在军事技术和战术上进行了改革。他提高了滑膛枪的射击速度，使之从每分钟发射两次提高到发射五次，并对作战编队进行了相应调整。他根据古希腊军事家伊巴密浓达的楔形阵并结合自己军队的高度纪律和机动能力，发明了斜行战斗序列，使古老的线式战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

弗里德里希把国家的绝大部分收入用于扩充军队，老百姓的生活可想而知是清苦不堪了。为了让百姓的怨忿能有所发泄，而不致积压爆发，他聪明地在政治上采取了一系列开明措施：改革司法制度，废除酷刑，实行言论出版自由和宗教宽容。他对老百姓的怨言和辱骂毫不动怒，只当没有听见，也不鼓励告密。有次

他外出时看见一群人仰着脖子在凝视墙上的什么东西，策马过去一看，原来是张反对他的宣传品，他便叫卫兵撕下来贴得低一些，好让大家看得清楚。在首都柏林，书商可以泰然自若地出售讽刺国王的诗文集，这在当时欧洲各国是绝无仅有的。弗里德里希有次戏谑地说：“我和我的人民已经说妥了，彼此都很满意。就是他们愿说什么，尽管说去；我愿干些什么，也尽管干去。”

弗里德里希骨子里是个没有信仰的人，对各个教派为争论什么圣子圣灵三位一体而互相残杀很不以为然，在他的国家里是没有宗教迫害的，各国因信仰而受迫害的人都逃到普鲁士来避难。他的百姓觉得自己受了冤屈，可以直接到国王面前来申诉，而他也必定要亲自重新审理。也许正是因为这些开明宽和的政策，虽然他几十年穷兵黩武，使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灾难，国内却没有发生过反对他的暴乱。

逍遥宫里的争斗

在整军备战的同时，弗里德里希也没有放弃他的艺术享受，他在波茨坦城郊修建了一座美丽的夏宫，命名为“逍遥宫”，他常在这儿从事写作，招待客人和举办小型音乐会。他在会上演奏横笛，这是他最喜爱的娱乐，年少时多次为此被打得头破血流也不肯放弃，现在他可以尽情吹弄了，再没有谁敢来干涉他了。他甚至在战场上也随身带着笛子，得空便吹上一曲。他自己谱下的笛曲就有近二百首。

弗里德里希虽然重视文学艺术，但本国的作家却怨声载道。他们确有理由抱怨，因为这位国王自小学的是法文，崇拜的是法国文化，对本民族的语言心怀鄙视，只有在骂人时才屈尊使用，他对本民族的文学可说是一窍不通。其实德意志文化当时在欧洲